

# 多元造局抬升艺术运营

——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负责人程昕东专访



□姜长城

无论就学术策展还是艺术市场运营来讲,程昕东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从罗丹的思想者雕塑的引进、阿曼艺术的推广到最近策划在俄罗斯的中国当代艺术群展,可说他的艺术经历中颇多可圈可点的事例,这样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艺术事业、对当下艺术圈的一些事情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 多元身份,成就个人事业理想

程昕东是个身份多元的人,一方面他作为独立策展人频频在国内外举办展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国内外艺术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另一个方面他还是一个出版人和画廊负责人,他在北京的三个空间每年大约要做16个展览,参加6个左右的艺术博览会,其出版机构每年也有20册左右书籍面世,“我是个独立的个体,那我倾向于在做不同的事情时候承担不同的角色,比如这次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我就完全是以独立策展人的身份出现,和商业运营完全没有关系。那我作为画廊负责人的时候就当然要做商业推广,要谈到价格的问题等等。各个不同的角色我倾向于使他们在具体实施时更独立、完备、纯粹。当然这些角色之间可以形成互补”,程昕东认为策展人和画廊负责人的身份当角色完成得好的时候就会互相支持,“别人会更加信任你,使你更有能力来完成自己的事业理想。”

## 自我造局,推动流动美术馆做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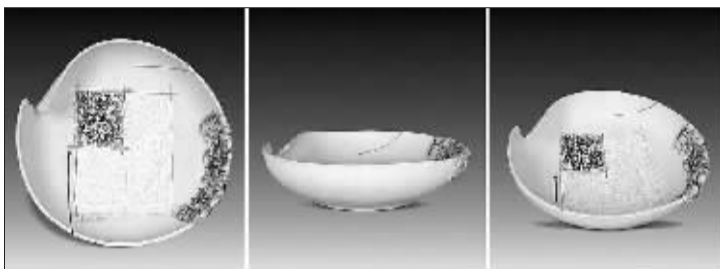
从机构运营的角度讲,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的目的和价值。目前程昕东拥策划、代理和出版机构于一身,他认为通过这些机构平台的搭建自己可以更好地实现打造一个“流动的美术馆”的构想。“画廊是我的根本,因为画廊经营的好,我就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比如当有很好的策展计划的时候没有合适的赞助方我就完全可以自己来负担这个费用,完成展览计划”。

“我们的机构要做的是一个中介,是连接艺术家的创作和社会、公众的一个节点,要做的是对于艺术的推广,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买卖关系”,程昕东如是说,“现在的三个艺术空间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那我下一步是将用更多的时间来和更广泛的国际同行交流,和美术馆交流,更多的和艺术家交流”,他说他希望通过平台的运转使艺术被更多地群体接受和了解,使沟通更顺畅。

对于业界谈论的上海的市场特征问题,程先生认为上海是个国际化都市,又是一个商业和金融中心,这样的一些特点将使其在艺术博览会的运作方面更加成功。

## ■艺术图说

### 瓷满天下



白明《大成若缺》



刘建华《彩色器瓷系列:玩》



马军《新瓷器系列之汽车》

## □姜悉

瓷器,比现存的多数艺术品种都大得多,跨越了几千年的历程。作为中国自古以来出口物品的大部类,瓷在国外甚至都可以与中国同名,也称得上是光辉的一笔记录,无愧于“瓷满天下”的名号。瓷器也是各位艺术家们乐于采用的题材之一,不断地出现在各种作品中,作为主体也罢,作为配饰也罢,作为背景环境也罢,算是中国艺术家画室里的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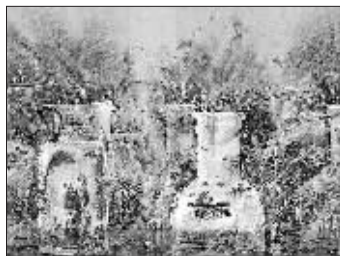
白明创作于2003年的《大成若缺》,算是传统陶瓷的现代变形,综合运用了古来的釉料和堆塑的手法。现任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白明,通常将架上绘画和陶瓷相互揉和,像这件《大成若缺》,堆塑的纹饰带着股水墨的情调,更显雅致。而有意制造的缺口则进一步阐释了“日中而昃,月满还缺”的古语。

刘建华2002年创作的《彩色器瓷系列:玩》中,瓷的元素退居二线,只作为媒材和边饰,作为主体的反而是只剩下旗袍和两条腿的所谓“玩的人”。而侧壁的纹饰,仿照青花瓷罐的一贯样式,装饰了山水图案,似乎想要拉近古今的距离,只是不太见成效,毕竟思想观念差了几千年。这件作品,在

纽约苏富比的2006年艺术品拍卖会上以人民币148860元成交。

马军的陶瓷雕塑《新瓷器系列之汽车》,若摆在早几百年前绝对是另类的作品。这并不单指当代产物的汽车造型,同样是陶瓷的质地,同样是釉料的采用,也是同样的龙的纹样装饰。只是大量使用的炭黑和墨绿的色泽,在陶瓷史上是较为少见的,难道是因为这两个颜色较沉闷、压抑?

而冯松涛的纸面水彩《梦瓷系列之三》,整个画面都描绘了青花瓷瓶和枯萎的花枝。在一堆高高低低、大大小小、长颈短颈的花瓶中间,湛蓝纯净的青花托起整幅画的格调,山水花卉、人物故事都取材于青花瓷的常用款式,而构图和色调的独特提升了画作的品位。



冯松涛《梦瓷系列之三》

## ■艺界星踪

### 陈卉: 职业和性别的叛逆者

## □深红

和大多数当代艺术家相比,陈卉的艺术道路是比较特别的。她一直从事化妆工作,1996年毕业后在大学担任化妆课程的教师。陈卉非常自豪自己学习了这个专业并且至今还在从事它,称自己是“职业化妆师、非职业艺术家”。

同样,在她的作品中也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个双重性。两种身份的转变,对陈卉来说是充满挑战也相当有意义,画画是对职业的叛逆,也是对性别的叛逆。她的画中最常见到的是化妆中的年轻人,有虚假的面纱,也有未能遮盖住的缺陷和瑕疵,通过化妆,陈卉巧妙地淡化了男女性别的差异,缝合了两性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姿态有梦魇般的效果,直白真实,但是令人厌恶。画中主角似乎表现了年轻的中国流行文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男性在公众面前以性感的、令人充满欲望的形象展现着自己,而女性一反常态,成为充满挑战的强硬的代言人,或者干脆当起男性性感秀的观众。在公众群体中展现自己的渴望把他们推入聚光灯,同时又带着青涩的娇弱把真实的自己隔离在厚重的化妆假面内。

从陈卉的画面和主题上,我们能感受到她作为女性艺术家天生的细腻和敏



陈卉

感。不过陈卉不太喜欢别人把自己归位女性艺术家,性别是天生的,但是对艺术来说,男或女并不重要。以性别特点作为艺术,有时候对艺术家是个障碍,反而难以打开思路。接下去,陈卉说她会把画中形象塑造的更“过火”一些,这当然也和性别无关。

## ■收藏指南

### 收藏界的新领域

## □张秀娟

可供收藏的艺术范围,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广泛的趋势。从传统的油画、国画、版画等等,到而今国内拍卖领域里刚刚兴起的雕塑影像等等,还有那些徘徊在拍卖边缘的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艺术家群体,层次多样,领域各异。八十年代的艺术家显然是跨越了各种艺术门类,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传统画种,而新出现的各类边缘画种也在综合材料的名头下继续扩展着。

生于80年代的一批艺术家,基本上以高瑀为最光鲜的旗号。整体上来看,区域性更为清晰明确,基本上可以按各大美院分成不同群体。中央美术学院就是必不可少的区域之一,国画系的孙浩,雕塑系的仇媛媛,版画系的彭斯,影像的刘勃、迟鹏,壁画系的姜川等等,靠着活跃的学术和艺术氛围,可

谓得天独厚;四川美术学院的文川、高瑀、罗丹等,也借着当代艺术“四川画派”的“西风”扶摇直上;再加上广州美院的邓瑜、邓彬;天津美院的申大鹏,列数下来又是一个长长的名单,而且还处在不停的膨胀过程中,不知道再过几年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

相对于前几部分介绍过的艺术家们来说,八十年代的“小朋友们”基本上没有在拍卖市场上留下什么绚丽多彩的痕迹。除了少数几个,像高瑀还有十数条拍卖纪录可供查阅,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则几乎都只在画廊界流动。而即便是在较普遍的画廊领域内,他们也多属于新面孔,市场正在渐渐形成,还处在所谓的“萌芽”阶段。这样一来,收藏家的眼光就成了第一要素,资金投入并不会很大,单看收藏家自己的喜好和对艺术家的潜力判断。